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四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大 公 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 —2 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ISBN 7-01-002006-X

I . 马…

II . 中…

III . 马恩著作-选集

IV . A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4429 号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AKESI ENGESI XUANJI

(第四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  
列 宁 斯大林

人 人 \*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6 月第 2 版 199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0.5

字数:759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 7-01-002006-X/A · 207 定价:37.00 元

## 说 明

本卷选载恩格斯 1884—1895 年的著作和《自然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2—1895 年的书信。

1884—1895 年这一时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入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斗争加剧，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无产阶级为未来的革命战斗正在积聚力量。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建立并得到了巩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团结加强，80 年代末成立了新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即第二国际。

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同时由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由于工人贵族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机会主义倾向也增长了。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担负起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他为进一步发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关心和支持《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其他著作的再版工作并撰写序言；他为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与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本卷的首篇著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系统而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私

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产生原因和阶级本质。

恩格斯把他的著作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因为马克思曾打算根据美国学者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撰写一部关于人类史早期阶段的专著。恩格斯在写作《起源》时广泛地利用了他的战友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和批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并补充了大量的材料。在1891年问世的第4版中，他又根据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了重要的修订。

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他的著作是以两种生产的思想为基础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见本卷第2页）

恩格斯在探索家庭的演变时，说明家庭的形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的。他指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家庭血缘关系曾对社会制度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作用逐渐减弱，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就将被所有制支配的社会所代替。他细致地考察了家庭从最早的群婚制发展到一夫一妻制的过程，揭示了这些变化取决于生产方式。他说明了妇女在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地位的原因，并证明妇女的真正平等只有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后才能实现。

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产生的过程。这就推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私有制的观点，证明在人

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到处存在着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氏族公社所有制，人类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了几千年。而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起源》描述了私有制的出现怎样导致财产不均，人对人的剥削，导致对抗阶级的形成。恩格斯证明这个过程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恩格斯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他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见本卷第170页）恩格斯在分析阶级社会中国家的特征和实质时写道，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见本卷第172页）。他说明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也没有改变国家的阶级实质，它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还指出，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

恩格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而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阐明了1848—1849年民主革命时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特点。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把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无产阶级的任务结合起来，必须在积极参加争取一般民主要求

的斗争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始终坚持自己的最终目的。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是关于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一部出色的简史。它指出了革命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开始是和科学共产主义分不开的。这就批驳了当时那种把德国独立的工人运动源于拉萨尔 1863 年创立的全国工人联合会的观点。《同盟史》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1849 年期间提出的策略原理，这有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与普鲁士当局进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它虽是为评丹麦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卡·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但也是出于工人运动的需要而写的。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有一定程度的复活，由于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哲学，如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中日益流行，就需要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终结》阐述了哲学的对象和功能、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性，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理论，首先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论，并说明这些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同时概要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中两大阵营根本对立的原理。他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见本卷第 223 页）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存在、自然界是本原的，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凡是断定思维、精神是本原的，属于唯心主义阵营。恩格斯强调，只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术语，否则就会造成混乱。同时他指出，哲学

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存在和它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如果有人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那么“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见本卷第 225 页）。

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剖析，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是人类思维的伟大成就，指出它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他同时揭示了这种方法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使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分裂成两派，一派特别强调黑格尔体系，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成为保守派，另一派认为辩证法是主要的东西，企图从辩证方法引出革命的结论，但他们也无法使黑格尔学派免于解体。出路在于回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此，他“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见本卷第 222 页）。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对当时思想界起了解放作用。可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有局限性，他在否定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同时，抛弃了它的辩证法，而且没有克服在社会历史观点上的唯心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见本卷第 241 页）。恩格斯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见本卷第 243 页）。它又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彻底地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在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创

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

恩格斯详细地考察了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唯物史观的实质。他在阐述唯物史观时，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指出历史发展不同于自然界的发展，它表面上受偶然性支配。我们的任务是要发现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的规律。他说明了经济关系是历史过程的基础，它决定政治制度的性质，决定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同时强调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另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著作是《自然辩证法》。它由 10 篇论文和大量札记和片断组成，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断断续续花了十多年时间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他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证明：“不言而喻，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穿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见本选集第 3 卷第 349—350 页）

恩格斯研究了著名自然科学代表人物近百部的著作，对自然科学获得的大量实际材料进行了概括，并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

立场作了分析。本卷收入了 6 篇论文和 46 个札记和片断, 内容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史、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物质运动形式以及一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

恩格斯依据自然科学史的广泛材料, 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到 19 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材料, 说明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实践和生产的需要。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在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材料数量很大, 这就需要对获得的成果进行系统的概括, 并建立各门科学互相之间的正确联系。而自然科学自身不能解决这个任务, 必须求助于哲学。他写道: “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 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 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 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见本卷第 308 页) 恩格斯指出: “在自然科学中, 由于它本身的发展, 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见本卷第 259 页) “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 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 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 为各种普遍的联系, 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 提供了模式, 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见本卷第 284 页) 这就提出了自然科学家自觉地掌握辩证法的必要性。

恩格斯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根本对立, 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见本卷第 259 页), 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他把辩证法的规律表述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见本卷第 310 页)。他着重研究了主观辩证法即辩证思维、辩证逻辑问题, 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是支配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他对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

的关系、认识的辩证过程、判断的辩证分类、归纳和演绎的辩证关系、假说的作用等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恩格斯研究并阐述了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及其分类，说明了物质运动形式和相应的科学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分析了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科学预见，如原子的可分性、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可能性、电运动的物质基础、非细胞生命的存在等等。有些预见后来得到科学的证明。

恩格斯还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阐述了劳动和工具的制造在人的形成和人类社会诞生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他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见本卷第373—374页）。这样他就克服了单纯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人的产生的片面性。他论证了劳动活动在猿变成人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分析了劳动、思维和语言在这一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劳动活动作为环境改变和人自身改变的统一这一辩证性质，并根据对历史上达到的环境改变所作的剖析，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建立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合理形式提出了基本思想。

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和顾问，恩格斯十分关心各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及其存在的问题，各国工人党也总是向他请教。本卷相当一部分文献反映出恩格斯对欧美一些工人政党发展的热情关怀以及向它们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美国工人运动》是恩格斯为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版写的序言。他首先驳斥了在美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生根的错误论调。他说明，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的工人运动也必然会蓬勃开展起来。他仔细分析了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派别即亨利·乔治

领导的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各自的弱点，指出把美国分裂的工人组织联合为一支具有临时纲领的全国性工人大军是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主要条件，这种联合是朝着创建独立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第一步，并指出这个政党的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见本卷第394页），也就是说，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

恩格斯批评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这个党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但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针对这个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外国移民，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担负起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使命，“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见本卷第394页）。

1890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二月选举中获得很大的胜利，这次选举的结果实际上已宣告反社会党人法的破产（虽然它在形式上仍然有效），标志着俾斯麦时代的结束，3月，俾斯麦宣布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向该党提出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审查策略的问题。本卷收入的《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就涉及这个问题。

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持有“左”倾立场的青年派无视客观形势的变化，否认利用议会活动的重要性，责备党信奉“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并且把冒险主义的策略强加于党。他们还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文章，宣称恩格斯支持他们的观点。恩格斯在《答复》中，深刻地批判了青年派的理论和实践，指出他们的理论

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指出忽视实际条件的冒险策略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见本卷第398页）。恩格斯还提出党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条件，他说：“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见本卷第399页）

在1890年二月选举后，党的领导机构迁至柏林，并准备把《柏林人民报》改为中央机关报，因此同年10月1日当时在伦敦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宣布停刊，恩格斯为此写了这封告别信。他明确告诉读者，党在目前应把合法斗争方式提到首位，“现在帝国政府又想再试一试用普通法来对付我们，因此我们也想再试一试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见本卷第402—403页）。但他同时强调：“这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新走上它还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见本卷第403页）

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社会主义政党在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在党的报刊上散布的机会主义幻想，即认为像德国那样的反动专制制度的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

产主义社会”(见本卷第412页)。他指出,根据德国特殊条件,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和政治要求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因为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但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没有否定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认为这只有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才有可能。

恩格斯在这一文献中还对机会主义的实质下了十分明确的定义,指出机会主义“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见本卷第412页)。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状况时,恩格斯批评纲领草案中关于无产者的贫困越来越增长的论点,提出工人的组织和斗争“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没有保障”(见本卷第408页)。恩格斯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新现象,即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越来越为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进而为托拉斯所排挤,而托拉斯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为有计划的生产创造了可能性。

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中,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的请求,发表了他对意大利社会党的策略的意见。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整个形势,说明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远未成熟。由于意大利工业很不发达,无产阶级人数很少,革命的基本力量首先是农民和日益破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发生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告诫社会党人对可能发生的革命运动不能袖手旁观,而应积极参加,否则,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指出社会党人“把每一个进步的或者革命的运动看作是沿着自己道路

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见本卷第454页）。同时他提醒社会党人要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保持警惕，他说：“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见本卷第455页）恩格斯还指出，《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一般策略原则虽是正确的，但怎样把它们运用于意大利，这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

1892年恩格斯为他于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第二版写了一篇序言，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他指出自己在40多年前所描写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认为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他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必须节约时间和劳动，“时间就是金钱”。工厂主也不再使用那种打小算盘的赚钱的方法，于是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被通过了，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工厂主在与工人的斗争中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鼓吹和平和协调。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困苦，因此，“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见本卷第421页）。恩格斯还提到，

英国资产阶级 40 多年前采用的剥削手段,英国工人阶级那时的悲惨处境,在 90 年代的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仍可看到。恩格斯还叙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工人阶级贵族产生的条件以及它的危害性,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见本卷第 430 页)

恩格斯为他的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新版所写的跋中,进一步分析了 20 年来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实了文章的思想。他指出那种认为公社能够自动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层组织的想法是一种空想,说明:“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得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见本卷第 442—443 页)恩格斯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可以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所遭受的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不过这只有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但是,恩格斯指出,在他写这篇跋的时候,俄国的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它“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见本卷第 450 页),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俄国村社也已经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如果俄国发生革命，这“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见本卷第450—451页）。

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这封贺信中，恩格斯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掌权后需要大量的专家，他写道：“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见本卷第435页）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是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问题的著作。文章对基督教的产生原因和演变及其社会本质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根据对大量史料的分析，说明基督教在产生300年之后怎样从奴隶和被释奴隶的宗教、从奴隶社会中被压迫群众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剥削者国家的官方宗教，变成了在精神上奴役劳动者的工具。

恩格斯晚年的理论著作《法德农民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文献，它对社会主义者制定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制定对待农民的战略和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写这一著作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工人党的纲领中包含一些在实质上是机会主义的论点，另一方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领导人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修正主义的言论。